

日记里的胡适

替时代写生

李伶伶——著

側看

民

側看
民國

國

黃山書社

替时代写生

日记里的胡适

李伶伶——著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替时代写生：日记里的胡适 / 李伶伶著. — 合肥：
黄山书社，2017.11
ISBN 978-7-5461-6958-3
(侧看民国)

I. ①替… II. ①李… III. ①胡适 (1891-1962) - 人
物研究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9611 号

替时代写生：日记里的胡适

TI SHIDAI XIESHENG: RIJI LI DE HUSHI

李伶伶 著

出品人 王晓光
总策划 董宁文
责任编辑 徐娟娟 章锐华
装帧设计 观止堂_刘俊 朱璇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230071
印刷 合肥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数 250 千
印张 18
书号 ISBN 978-7-5461-6958-3
定价 39.00 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 (<http://hssbook.taobao.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自序

写胡适这样的大家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他人生的丰富多彩，就像一口汲之不尽的深井，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收获，一个研究者在不同时期或从不同角度也往往会有新的发现。

目前所见到的胡适的日记，是他自1906年2月13日开始写的，结束于1962年2月21日，时间跨度长逾半个世纪，总字数粗估在250万字以上。

胡适开始记日记时已虚龄十六，并不算早；他的最后一篇日记记于逝世前3天，也肯定不是丢笔最迟的人。可是世上像他这样记日记坚持了这么多年的，却凤毛麟角。任何一个普通人，若能以自己一辈子的时间来写一部日记，即便没有意思，也一定是有意义的，因为那是一部独一无二的“历史”著作。何况以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能留下这么一部皇皇巨“记”，意义自然更非寻常。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与代表人物，也是个有情有义、有趣有味的人，所以他写的日记，字面固然饶有意思，行间也很有些意味。这便是我们要从日记看胡适的原因了。读者也将看到一些在胡适以及相关人物的传记中难得一见的事情与景观。

胡适因为很早就“暴得大名”，虽然他为人谦和，与一般名流相比，已相当难得地算是没有架子了，可是名士习气，终究难免一点不沾。他是如曹禺笔下的四风“知道自己是漂亮的”一样，知道自己在

中国历史上是要占一席之地的，所以他在许多时候、做许多事情时，都表现出为留“清名”而有意识地做准备，比如对待他的日记。

常情下，一般人对自己的日记总是锁之唯恐不牢、藏之唯恐不深的，而胡适却将他的日记屡番出借，虽然有所选择，却也是日记史上少有的景观，这种做法也不都被人视为“无话不可对人言”的坦荡。鲁迅就曾批评晚清著名的李慈铭日记《越缦堂日记》的缺点之一便是“生前给人传阅”。

胡适在日记中，总是不惮其烦地在人名之后缀以“先生”字样，恐怕不是为了“慎独”，而是为了防止一朝公之于世，给人留下对人不敬的印象。可见胡适记日记不是单为自己备忘，以及出于自我倾诉的需要。对于这一点，胡适在日记中也曾夫子自道：“日记必须较详细，否则没有多大用处。过略的日记，往往别人不能懂，有时候自己也看不懂。”不仅要让别人懂，更仿佛让别人懂要比叫自己懂还重要些。有天胡适在病中读《越缦堂日记》，因有诗曰：“五十一本日记，写出先生性情；还替那个时代，留下片面写生。”这当然是胡适日记观的绝好反映。胡适在日记中记事较多，直接表达思想与感情较少，这当然也与他知道其日记有朝一日要公布天下有关，他不能一律都毫无忌讳地直言。

笔者虽然在《胡适日记》里踟躅多时，但无意做一本研究日记的专书，而不过是要透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张望他半开的心灵之窗，是从日记的视角来打量日记的主人，是在日记中，由对人处事、性情脾气、态度心思、爱憎好恶等拼接成的一个生动的、矛盾的、真实的人。因此，本书可以视为另一种形式的传记。传记的第一要义是表现传主性格，而大概没什么能比日记更能透露一个人性格的密码了。

目 录

自序 / 1

澄衷学堂纪事 / 1

人生导师二哥嗣柜 / 2

与总教的一次冲突 / 6

善待偷书同学 / 10

与王云五的桃李情 / 12

少时荒唐，王云五从旁相劝 / 12

荐王，是对还是错？ / 18

得任北大教授，全凭蔡元培慧眼 / 26

资历最浅但月薪最高 / 26

勤工俭学运动中现分歧 / 32

不满学潮风波 / 38

平息“讲义费风潮” / 43

“挑唆”和“蛊惑” / 49

被“民盟”开除了 / 55

与马寅初是君子之交，还是密友呢？ / 60

亦生亦友傅斯年 / 65

差一点被“轰”下讲台 / 65

学术上的相互影响 / 68

政治上的共同进退 / 74

极尽褒奖与夸赞 / 78

报知遇之恩，四救陈独秀 / 81

“二十年不谈政治” / 82

大骂法国人“不要脸” / 84

绞刑架下施援手 / 89

与辜鸿铭，道不同而以君子待之 / 93

思想早有分歧，继而笔墨交锋 / 93

辜鸿铭要到法院告胡适 / 96

“君子和而不同” / 98

沉默以对鲁迅的讥语 / 102

一个冷峻一个温和 / 102

短暂的交谊 / 104

做“和事佬”却不讨好 / 107

对苏雪林谩骂鲁迅不以为然 / 111

被“好人政府”伤了心 / 114

“好人”组成“好政府” / 114

“好人政府”成立又垮台 / 117

“好人政府”不好人 / 121

最爱的朋友丁文江 / 125

大哥似的关怀 / 126

- 共同“谈政治” / 129
- 受丁连累，也做了“走狗” / 135
- 丁文江客死他乡 / 138
- 骨骼峭立的《丁文江的传记》 / 142

拜见废帝，引来哗然一片 / 145

- 接到“小皇帝”的召见电话 / 146
- 抗议修正优待清室条件 / 152

与陶行知：两个安徽佬 / 155

- 同投杜威门下 / 155
- “小先生运动”的由来 / 158
- 同被通缉却形同陌路 / 162
- “新诗”驳“新诗” / 165

为梅兰芳送行遭非议 / 171

- 旧剧：改良还是废除？ / 171
- “华美协进社”邀梅访美 / 174
- 送梅登船 / 177
- “梅博士拜谢胡博士” / 180
- 为梅访欧出谋划策 / 185
- 永远的怀念 / 189

与郭沫若，文人相轻？ / 192

- 大度平息争论 / 192
- 终未做成朋友 / 197

证明婚姻是否美满非关女人脚小 / 201

- 订下娃娃亲 / 202

婚前想见新娘而不得 / 205

称职又有个性的小脚妻子 / 210

“占了便宜”的婚姻 / 218

绽放在异国的精神之“恋” / 223

开始于“狂狷”的交谈 / 224

相会还是幽会？ / 228

信来信往伴终身 / 231

陈衡哲：胡适的“一个最早的同志” / 233

情感开始于文字游戏 / 233

裹足不前斩断情丝 / 238

难忘佳人借诗咏情 / 241

一篇小说暗含玄机 / 243

一场婚外恋，湮没在刀光之中 / 248

爱上小“表妹” / 248

幽会于西子湖畔 / 251

烟霞洞中的神仙眷侣 / 255

又一次相逢 / 261

难忍相思苦 / 263

屈服于妻子的菜刀 / 266

“表妹”要去当尼姑 / 268

难解徐志摩“八宝箱”之谜 / 271

诗人殉难 / 271

两个女人的争夺战 / 273

“一笔糊涂账” / 280

澄衷学堂纪事

1904 年春天，14 岁的胡适离开故乡，到上海去念书。他先进了父亲最佩服的朋友张焕纶创办的梅溪学堂，次年又进了宁波富商叶成忠创办的澄衷学堂。胡适一生 50 余年的日记生涯，就是从澄衷学堂开始的。



澄衷学堂旧址



澄衷学堂创办人叶澄衷

人生导师二哥嗣桓

胡适共有3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大哥嗣稼比他大22岁，比他母亲冯顺弟还大两岁，在母亲嫁给父亲铁花先生后3天，大哥就娶亲了。胡适的二哥嗣桓与三哥嗣桢是一对孪生子，也只比胡适母亲小4岁，比他大了16岁。



胡适母亲冯顺弟

胡适父亲身后，虽然家庭地位理应胡适母亲最尊，但实际上她在家里的得处处看人眼色，时时忍气吞声。胡适小时候就常常早晨在床上被母亲的哭泣声惊醒，虽然随即总有人到房里来赔不是。

年轻的寡母因为生活的悲酸，于是深望儿子能读书成名，在那时叫“嗣糜”的胡适读了好几年家塾之后，她想让他出门求学，有天乘着他二哥三哥都在家里，便向他们试探道：“糜今年11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嗣桓一言不发，嗣桢冷笑道：“哼，念书！”母亲忍气坐了一会，才回到房内独自垂泪。

由于胡适兄弟间年龄相差大，加上父亲过世时，胡适才3岁零8个月，而这44个月里他也并未一直在父亲身边，所以在胡适少小的心目中，极可能父亲倒像是慈祥的爷爷，而他的哥哥们则像威严的叔叔伯伯。

胡适的父亲死后，家里只剩几千两存款，靠存在同乡店里生息过日子。后来店



胡适父亲胡传（字铁花），曾在台湾做官

家倒账分摊，胡家分得一点小店业。

胡适的大哥是个不成器的败家子，三哥身体不好，所以店业生意全靠二哥嗣柜打理，家里的财权也就掌握在嗣柜手里。母亲要送儿子出外读书，自然要靠他供给学费，所以求他。

虽然嗣柜当时不曾答应母亲，毕竟也未明确不答应。何况父亲的遗嘱中有“糜儿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之语，故而两三年后，胡适的三哥因肺病严重，要到上海治疗，嗣柜同意让胡适同行。

在胡适眼里，二哥“是个有干才的人”，他“往来汉口上海两处，把这点小店业变来变去”，生意渐好。先是在上海南市开了一个公义油栈，后来又吸引他的同学朋友把积蓄存在他的店里，合伙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瑞兴泰茶叶店。他二哥与三哥都在梅溪学堂的前身梅溪书院读过，胡适入梅溪学堂也与此有关。嗣柜不仅有才干、有文化，也有见识。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书期间，常到二哥的店栈里去看他，将学堂里的事情讲给他听，听取他的意见。嗣柜对此也颇有兴趣。

1906年4月7日

回栈省二兄。二兄为余言学生开会之不合理，反复辩论，惟谓学生者，惟自治会可开，然恃会而自治，其自治之精神亦微乎微矣。

1906年5月13日

返栈，省二兄，二兄为予言办事之要素，及旁论今昔办事之难易，并纵论宋明儒之得失。



又一天（1906年4月15日），胡适去见二哥，说他打算翻译 *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世界史纲》），嗣桓不以为然，说：你不如把这时间用来散步和运动，聚集精神以备将来。否则照此付出的多，吸取的少，长此以往，脑力会萎缩的。而且你既然能译，说明你已经懂了这本书了，再翻译，还是这本书的内容，不如用这个时间去读其他新科学书来的收益大，何必虚耗宝贵的时光呢？胡适听从了二哥的劝阻，虽然过后仍不免技痒，时有译书的念头冒出。

1906年5月8日

余等近日所读之《国民读本》所论法律之公例甚切，当译之。

1906年7月25日

程君士衡读之 *Carpenter's Geographical Reader*（卡彭特的《地理读本》）一书，乃卡氏周游世界时记行之书，甚详尽，且文理亦浅显，因拟与程君合译之。

纵观胡适一生，译著不多，原因大概在此。

嗣桓对胡适不仅在学业读书上有所教益，对于修身处事也时时予以指导，实际担负起了父亲角色的责任。而少年的胡适正求知若渴，也正有强烈的自省、自警、自新意识和需求，二哥正好成为他旁人难以替代的人生导师，对胡适的一生都产生影响。

1906年5月20日

返棧，二兄为余言好名之病，复以朱子《近思录》授予，命予玩味之，谓当择其切于身心处读之。

于是，他在其后的日记中便痛责自己的“好名”，说是他一生大病根之一而欲痛改。

1906年5月28日

是夜宿栈中，二兄语吾：“《新民丛报》六号所载《责任心与名誉心之利害》一篇，足为尔药石，盍取而研究之？”二兄复以《二程粹言》二册授予，令玩味之。

1906年5月31日

看《新民丛报》：《责任心与名誉心之利害》篇，心大感动，不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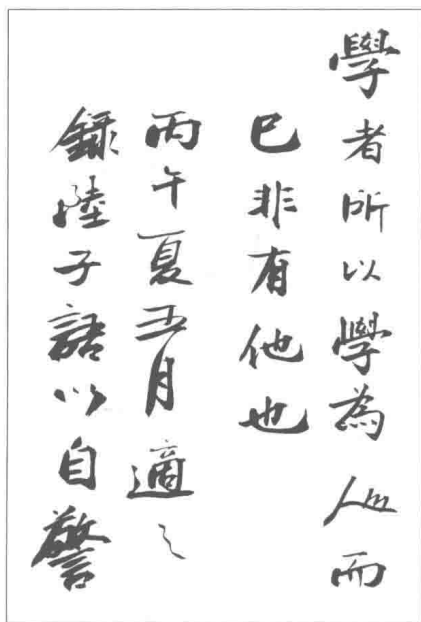
胡适进澄衷学堂也与二哥有关。

叶成忠办澄衷的目的本来是要使宁波籍的贫寒子弟受教育，后来学校规模增大，成为上海一个有名的私立学校，就学的学生也就不限于宁波人了。澄衷的总教叫白振民，是二哥的同学，他看到了胡适在梅溪学堂的作文，就劝胡适进澄衷学堂。胡适当时正因偷读了邹容的《革命军》，不愿被学校选送到上海道衙门去参加毕业考试，于是就离开梅溪而入澄衷了。而如果二哥的思想不新，不愿胡适为此丢弃即将到手的梅溪学堂的文凭，胡适是不会也不敢擅自行动的。

澄衷学堂共有12个班级，前6班相当于中学，后6班相当于小学。班级称为“斋”，课堂分为东西两排，最高的一班在东边，即叫“东一斋”，第2班在西边，称“西二斋”，以此类推。胡适刚入校时被编在第5班（东三斋），下半年升入第3班（东二斋），次年上半年升入第2班（西一斋），并做了班长（每斋有4个班长，胡适相当于副班长）。

月	日	來	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	一	算術	體操	體操	體操	體操	體操	體操	體操
第	二	倫理	地理	物理	作文	地理	物理	英文	英文
第	三	歷史	歷史	習字	歷史	歷史	歷史	歷史	歷史
第	四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第	五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第	六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第	七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胡适在澄衷学堂时的课程表



胡适初入澄衷学堂时，《日记》内封自题手迹

与总教的一次冲突

胡适因白振民而入澄衷，却与白振民不合，甚至有过一场不愉快。白振民管理学生十分严格，自尊心极强，容不得学生有所过失，更不能容忍学生对他有所不敬，以至于时而将小问题演变成大矛盾。事情是这样的：

5月16日那天天气很热，学校的夏操服也未备好，同学们要求不做夏操，胡适便代大家向学监林仲希反映，林说可穿旧的夏操服。胡适去看，发现旧操服少10来件，认为夏操做不起来了，就与同学到教室里温习功课。忽然林仲希与白振民驾临，诘责众人不做操，胡适即以天热为由回答。不料白振民“怒甚”，说胡适是“集众要挟”。

当日东一斋也未出操，大概白振民认为是受西一斋影响，胡适那时的学名叫胡洪骅，白振民因此道：“东一不操，西一担其责；西一不操，胡洪骅担其责。”说完就走了。学生们见势不妙，于是于下午补操。

白振民本欲重罚为首的人，后被其他老师劝止，但他还是挂出告示牌，上面写着：两斋不出操，事先不请示白振民先生，西一斋班长胡洪骅与东一斋班长赵启承“不胜班长之任，应即撤去”。胡适自认不先请示是有过错，但不领受其他“罪名”。当晚又听一位叫余成仁的同学说：“总教习说你强辩，说上午托言不能操，下午却能补操，操后怎么也不生病呢？”胡适听了这话，自然也生气，于是当即写了一封信给白振民，陈述事情缘由，又引余同学的话，加以辩白。

白振民读了胡适的信更加生气，认为胡适竟引旁人的话来诘责，“气焰甚盛”，次日对胡适道：“此语我未尝说，你从何处得来？若是教习说的，我辞退教习；学生说的，我开除学生！”胡适便据实说是余成仁说的。白振民道：“我不曾对余成仁说胡洪骅一个字，可证也。”胡适又去询问余成仁，余成仁道：“这是我解释白总教之意之语，他说不曾对我说你一个字，此则大谬，他确实说过你找借口的话。”于是余成仁与白振民对质，白振民不再坚持他未曾提胡洪骅一个字了，而改口为“我实说你但无病不病之语耳”。胡适天真地以为事实既已清楚，事情可以就此了结了。他不知这一回合以他小胜，白总教怎能咽下这口气！

次日，告示牌又挂出来了，其中有“拨弄是非，诬蔑师长之咎，应由胡生一人任之”之语。胡适在日记里将白总教的言行说为“无理取闹”，又写道，假使我真想拨弄诬蔑，就不会耗费笔墨来辩解，而会当众陈述事实使他难堪。大概胡适将这意思又写信给白振民，而下午白振民又挂出告示牌，上有“胡生能保他日无此等无秩序之事否？若有之，应由何人担其责任？”胡适见了，在日记里将此斥为“尤为无理”，并以“事之有无，当视学生之程度若何及管理法若何而后可

定。若何人担其责任，则当视此事之性质如何而后定”回敬白振民。

下午，胡适收到二哥的来信。原来，昨天白振民与胡适不约而同地就此事给嗣桤写信，白振民狠狠地告了胡适一状，信中有“将此不悛，将不能顾私情而妨公益”等语，嗣桤或许是将白振民的信转寄胡适了，至少引了些白振民信中的话，胡适认为白振民“痛诋吾”。嗣桤在信中未仔细分析谁是谁非，对弟弟也未深责，而只“深戒”道：“弟所以致此者，皆好名之心为之。天下事，实至名归，无待于求。名之一字，本以励庸人。弟当以圣贤自期，勿自域于庸人也。”这样一说，顿时使胡适站高一线，心胸开阔，也就愿意听从二哥的话，委屈自己，写信向白振民“略陈悔意”。

次日白振民又悬出告示牌，略谓“胡洪驛自陈悔改，姑许其自新，前情姑不追究”云云，此波澜也就归于平息。可是胡适既非真的“悔过”，至此也就更加轻视白振民。他在日记中写道：

1906年5月19日

呜呼，几许笔墨，几许口舌，直为争一副光耀之面具之价值耳！



学生气浓重的胡适

白振民争到了面子，胡适自然也就失了些面子，刚好嗣桤又有信来，“谆谆以轻妄相戒”，胡适即把信拿给同学们传阅，实际上带有告诉大家他妥协的真正原因的意思，也是为了挽回一点面子。但经一事，长一智，胡适在二哥的一再教导下，对自己也进行了一番反省，他在5月22日的日记中，痛责自己一生有好名、鲁莽、责人厚己3大病根而欲痛改。